

崢嶸

歲月

臧克家題

序 言

潘 承 洞

金秋十月，将迎来山东大学九十周年华诞。为庆祝这一有历史意义的节日，一部回顾山东大学历史，研究老一代学者和历代学子所走过道路的《峥嵘岁月》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读了此书，能够使人收到教益，得到无限慰藉，使人看到山大今天的发展和进步，令人格外感奋。

山东大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它于1901年创建于珠落泉涌的济南，后迁往美丽的青岛海滨，接受私立青岛大学校产，于1930年改为国立青岛大学，不久又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往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到青岛复校，设有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1951年与老解放区的华东大学合并，始有五院十八系的扩大规模。1952年经过全国院系调整，一些院、系独立建校或并入其他院校，山东大学便改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在此基础上，山东大学经过一段平稳的发展壮大后，又经历了十年动乱，分、迁、合校的痛苦、艰难的过程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又发展壮大成1991年今天这样可观规模。山东大学与本世纪同步，在风雨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它的历史，也反映了近百年来我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侧面，是教育变革的一个缩影。缅怀它的历史，不仅对山东大学的师生和校友，而且对一般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件饶有兴趣而又极有意义的事情。

山东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01年至今，近一个世纪

以来，在这里培养出中国数代优秀人才。这片沃土，给予他们渊博的知识，杰出的才智，进步的思想。解放前的师生员工，多次进行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早在二十年代初期，罗荣桓同志在青岛大学学习时，曾领导过进步学生开展反帝、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以后，1931年的“九·一八”和1935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山大的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反动势力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山大师生员工，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不断在文教战线上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校在全国率先发起的“战士在我心中”的活动，引起了巨大反响，在高校思想教育中，走出了一条路子，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在党委的领导下，广大党员为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广大师生员工在党委的领导下，为反对和平演变而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山东大学有着优良的学风。培养的学生素以基础深厚，知识面宽，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适应能力而著称。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一些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这里执教，使得这块培植学术的泥土更加肥沃，更使山东大学以基本功训练严格，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独立钻研能力的培养而享誉海内外。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山东大学继承发扬了昔日山大和华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新的学风。学校提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教学上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大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在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新的“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学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在教育质量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近年来，文科又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历史是在国内具有影响的专业。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到近代，每个阶段都有专人研究，并有一定特色。中国哲学史，中西交通史，义和团运动史，文心雕龙，美学和美国文学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都具有独到见解，具有较高水平。

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山东大学的理科也有新的突破，一些新的学科和分支也逐渐发展起来。晶体材料，运筹学和控制理论，基本粒子，量子化学，红外遥感，高精度测量技术，离子注入技术，非晶态合金，电介质物理，宇宙线物理，有机硅高分子材料，表面与胶体化学和微生物等方面的研究，是理科一些新的特色。晶体材料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是我们国家重点投资建立的研究室。晶体材料研究所是我国晶体生长研究的基地之一，它先后研制了五十多种晶体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多种晶体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今年，是山东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山东大学发展到今天，除济南本部外，又在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威海新建了山东大学分校。现在，本部就有21个系，45个专业，十数个校属研究所(室)，有教师1600多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48人，在校学生达9000余人，除一批学识渊博，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老教师继续发挥专长之外，大批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校在大量培养本科生的同时，有15个专业培养博士研究生，45个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在校研究生700多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山大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和国外十几所著名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派出近300名人员出国学习、进修和讲学；也接受近20个国家的留学生来校学习，同时邀请一些国家学者和教师来校任教，从而给改进自身教学，促进学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今天的山东大学不但出版有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文史哲》等学术刊物，而且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和

印刷厂。另外还有藏书近三百万册的图书馆和具有现代化仪器设备的实验中心。所有这些，都给教学科研和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九十年来，山大培养了数万名毕业生，仅解放后就给国家输送了近三万名专门人才。他们活跃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赞赏。这些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中，少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名字，更多的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尽管他们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不同经历，但他们都情系山大，每人都有对母校的回忆。他们的思绪都从母校的每一坚实之处延伸开去，延伸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延伸到天涯海角，以至地球的各个角落……

《峥嵘岁月》这本书荟萃了近百位曾在山大工作学习过的教师、学生的诗文，就山东大学历史上某一情况，某一活动，某一片断，某一人物，写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其内容从三十年代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山东大学90年来的大学生活，学术风气，精神风貌和历史变迁，以及对作者一生巨大的影响力。该书资料翔实，跨度宏大，集文学性、史料性、思想性于一体，读了能引起你对山大美好的回忆。但是，回顾过去也并非发古之幽情，而是使你对山大今天的进步与发展感到高兴。使人了解到，一个学校的优良传统的发扬，浓厚学术空气的造成并非一日之功，它是多年来发扬和积淀的结果。象母体育儿一样，有其基因，有其渊源。因而去了解一个大学的历史，研究它的状况，使你能更好的进行教育改革，继往开来，更对山大的前途充满着信心 and 希望。

山东大学在它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树树鲜花，累累硕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面对着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新的课题，新的召唤，正进行着更加辛勤的栽培。一个桃李争艳的未来必将是属于她的。

目 录

序 言..... 潘承洞

第 一 编

青岛与山大.....	老 舍 (1)
我的祝辞.....	臧克家 (5)
别语.....	陆新球 (11)
生活留影.....	佟元俊 (14)
山大生活素描.....	徐碧宇 (18)
心随鸿雁忆当年.....	周 瑛 (26)
碧海红樱忆旧游.....	赵瑞蕻 (31)
清清沂河水 潺潺流心头.....	高 奋 (37)
献给您, 年青的母亲.....	章 枚 (46)
母校, 我青春闪光的舞台.....	韩啸天 (49)
回顾与思考点滴.....	雪 克 (52)
一家四代山大人.....	臧乐源 (55)
春城无处不飞花.....	任思绍 (59)
记忆中的华岗校长.....	亢长发 (66)
鲁迅研究的开拓者华岗.....	孙昌熙 (72)
灯下漫忆.....	田广渠 (75)
晶体和人才一齐成长.....	蒋民华 陈景仲 (78)
山大的魅力.....	楼友勤 陈柏中 (81)
八关山下琐忆.....	白孝温 (86)
交一份无愧的答卷.....	陈毛美 (90)

山大学习生活二三事	阎兴广 (96)
母校青春常在	黄 炽 (103)
一块青斑	杨德华 (107)
心中的常青树	许闻天 (110)
梦绕魂牵文史楼	栾贻信 (114)
我热爱山大的竞争精神	曲春礼 (119)
难忘的岁月	马中富 (124)
三十功名	张金龙 (129)
春风依旧情依旧	孙素勤 (133)
母校的风格	杨学锋 (135)
一点回忆 一点希望	袁有宪 (141)
走过生活的长河	朱幼棣 (145)
人生道路的转折	黄力民 (149)
第一道脚印	曾振宇 (154)
深沉的眷恋	邱秉光 (158)
梦寻	李正堂 (164)
我的大学生活	常平安 (166)
桦树林的断想	董金文 (170)
永远的学生	张照进 (173)
难忘我的大学时光	蔡廷永 (179)
求学小记	王安琪 (188)
我的世界正辽阔	李曙光 (193)
从杭大到山大	黄朴民 (197)

第 二 编

古稀之年忆母校	王先进 (203)
永志师恩	杨希文 (209)

杨振声在青岛大学	孙昌熙 张 华 (213)
天南地北忆校友	王熙强 (220)
巾帼强人苏业绩	郭质良 (224)
拳拳思念情	周俊逸 (230)
五十年前风雨情	章茂桐 (236)
两次在山大的回忆	徐中玉 (240)
我敬爱的十位师友	李 欣 (255)
奔向山大	张素芬 (260)
这儿是炼钢的熔炉	燕 临 (265)
令人神往的生活	徐 史 (274)
在艰苦的岁月里	陈 逊 (278)
“六二”学运片断	吕 涛 (285)
师长与学长	陈福伍 (289)
师恩难忘	黄秀亭 (296)
我的大学	王秉舟 (301)
诗化的生活	张君川 (305)
早期《文史哲》	杨向奎 (308)
忆华岗社长	葛懋春 (311)
《文史哲》培养了我	李希凡 (316)
铭刻在脑海里的记忆	霍旭东 (320)
“山大之声”响鱼山	徐文炎 (324)
山大培育了我	宋为民 (327)
在山大成长	周文彬 (331)
成仿吾与山大	张君侠 (335)
成仿吾印象记	郭贻诚 (339)
想起成校长	陈致和 (342)
大学第一课	施安辉 (346)
忆冯沅君师	张忠纲 (350)

第三编

庆祝母校山东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	臧克家 (357)
山东大学手册题句	臧克家 (358)
饮水仍怀掘井人	刘子衡 (359)
祝母校九十周年华诞 (二首)	苏业绩 (360)
清平乐·回访母校	临沂山大艺术系同学 (361)
水调歌头·记山大校友会晤	苏 嘉 (362)
题赠山大文艺副刊	余 修 (363)
母校美如画	臧云远 (366)
五律	孙民立 (367)
春风化雨	高 亨 (368)
校庆感怀	殷孟伦 (369)
贺校庆	高 兰 (370)
祝山东大学校庆	殷煥光 (371)
花卉满园芳	莫 叶 (372)
回到出发的地方	山 青 (373)
山大,我心中的诗	高国藩 (375)
山大颂	陈之安 (377)
欢迎你啊,我的校友	张树铮 (378)
拍照 (外一首)	谭好哲 (381)
我爱山大	王家良 (383)
校庆诗草 (二首)	刘功业 (385)
发自内心的歌唱	刘绪聪 (388)
我的大学	袁 澍 (393)
临风对月歌	叶建平 (396)
新生之歌	张纪辉 (399)
后 记	

“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
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
——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
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
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
一个。

青岛与山大

老舍

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在这里，可以遇见真的雾，轻轻的在花林中流转，愁人的雾笛仿佛象一种特有的鹃声。在这里，北方的狂风还可以袭入，激起的却是浪花，南风一到，就要下些小雨了。在这里，春来的很迟，别处已是端阳，这里刚好成为锦绣的乐园，到处都是春花。这里的夏天根本用不着说，因为青岛与避暑永远是相联的。其实呢，秋天更好：有北方的晴爽，而不显着干燥，因为北方的天气在这里被海给软化了；同时，海上的湿气又被凉风吹散，结果是天与海一样的蓝：湿与燥都不走极端；虽然大雁还是按时候向南飞，可是此地到菊花时节依然是很暖和的。在海边的微风

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雁字，真能使人暂时忘了一切，即使欲有所思，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冬天可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有相当的冷，也有不小的风。但是，这里的房屋不像北平的那样以纸糊窗，街道上也没有尘土，於是冷与风的厉害就减少了一些。再说呢，夏季的青岛是中外有钱有闲的人们的娱乐场所，因为他们与她们都是来享福取乐，所以不惜把壮丽的山海弄成烟酒香粉的世界。到了冬天，他们与她们都另寻出路，把山海自然之美交给我们久住青岛的人。雪天，我们可以到栈桥去望那美若白莲的远岛；风天，我们可以在夜里听着寒浪的击荡。就是不风不雪，街上的行人也不甚多，到处呈现着严肃的气象，我们也可以吐一口气，说，这是山海的真面目。

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它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岛，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误解的地方。一般的说，人们大概常会这么想：山大立在青岛恐怕不大合适吧？舞场，咖啡馆，电影院，浴场……在花花世界里能安心读书吗？这种因爱护而担忧的猜想，正是我们所愿解答的。在前面，我们叙述了青岛的四时：青岛之有夏，正如青岛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测多半是由此而来。说真的，山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是呀，青岛忙的时候也是山大忙的时候，学会咧，参观团咧，讲习会咧，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热忙非常。但这总是在夏天，夏天我们也放暑假呀。当我们上课的期间，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们的，避暑的人们大概连想也没想到过。至於冬日寒风恶月里的寂苦，或者也只有我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相抗，稍微含点热闹的人恐怕连一个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一个

没到过山大的人，也许容易想到，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当然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哪咭的，像些华侨子弟似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国兵营，虽然在改作学校之后，院中铺满短草，道旁也种上了玫瑰，可是它总脱不了营房的严肃气象。学校的后面左面都是小山，挺立着一些青松，我们每天早晨一抬头就看见山石与松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种。学校里我们设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没人多看两眼，也觉得仿佛有些不得劲儿。整个的严肃空气不许我们漂亮。到学校外去，依然用不着修饰。六七月之间，此处固然是万紫千红，士女如云，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过了暑期，海边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大概用不着花花绿绿的去请白鸥与远帆来看吧？因此，山大虽在青岛，而很少洋味儿，制服以外，兰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因为朴素成了风气，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

还有呢，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彷彿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地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

至於海沿上停着的各国军舰，我们看见的最多，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何之手，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这些——还有许多别的呢——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警告着我们，我们的外表朴素，我们的生活单纯，我们却有颗红热的心。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

们说：国破山河在！於此，青岛与山大就有了很大的意义。

（原载1936年《山大年刊》）

作者简介 老舍（1898—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二十年代至抗战前，历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员、齐鲁大学和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授，并从事创作。我国现代优秀的作家和人民艺术家。解放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等职。

我每次到青岛，置身绿树
红楼之间，而心呢，沉浮在记忆
的大海之中……

我的祝辞

——庆祝母校校庆

臧克家

今日何日？

今日是我的母校——山东大学建校80周年的好日子。校友云集，师生共聚一堂，盛况空前。我想来，我要来，但，我没能够来。

遥想校友欢腾日，

座中缺席少一人。

我不能来。我是多么怅惘，多么不安，多么怀抱歉意呵。

我是七十六岁的一个青年，这是从精神状态上说的。

我是七十六岁的一个老人，这是从自然规律上说的。

我没来参加母校的建校庆祝大会，但我的心是来了的。

我没有亲身前来参加庆祝活动，是不良的健康

情况扯住了我的双腿。

我虽然身子在遥远的北京，可是呵，我好似坐在大会的座位上听讲话，鼓掌之声潮水一般涌入我的耳中。我仿佛看到几千名师生，欢腾鼓舞，热情澎湃。我的心里充满美好的回忆，我回到了五十年前的学生时代。我是母校的一个老学生，“国立山东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我的儿子在“山大”教书，我的孙女是“山大”的学生，我们祖孙三代与“山东大学”结下了良缘。

今天，我不能来参加庆祝大会，让我用祝辞表达我诚挚的感情，美好的愿望。

我向我的母校80周岁生辰的吉日 踊跃 欢呼，亲切 致敬！致意！

我向校党委的领导同志和我的老朋友 吴富恒 校长 祝贺，致意！

我向我的老师萧涤非先生祝贺，致意。

我向我的好朋友臧云远、高兰同志致意，祝贺，我是多么想一道联欢，谈诗抒怀呵，我们不见面，已经很久，很久了。

我向我的老同学，老同班，杨希文、刘子衡、王先进、韩连琪诸同志致意，祝贺。

我向我熟识的孙昌熙同志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祝贺，致意。

我向在校学习的广大青年同学们致意，祝贺。

对母校“山东大学”来说，我是“半是主人半是客”的。我是“山东大学”毕业生，对母校来说，我是“主人”，但离校已经好几十年了，偶尔回到母校，自己又仿佛成了“客人”了。

我们的母校“山东大学”是有着光辉的历史，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和贡献的。我认为办好一个学校，需要几个条件：教师优良，藏书丰富，校风健康。我们的学校，是具有这些条件的。

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校长是“五四”时代老作家杨振声先生，他民主办学，风度翩翩。请来了大批教师都是学术、文化界一时之彦。文学院院长兼中

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是梁实秋先生，他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山大”图书馆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全国来说也是有点名气的。中文系教师先后教过我的有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先生，张怡荪先生。前几天还在“文汇报”上见到张怡荪先生几十年苦心编成的一部大著《藏、汉大辞典》，他已经八十八岁了，遥祝他健康长寿。还有萧涤非先生，沈从文先生，方令孺先生，著名文字学家丁山、闻宥先生，戏剧家赵太侔先生都曾教过我，赵先生教过我英文，后来作了“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文学院之外，我也忘不了具有学者风度的理学院院长黄际迁先生，学校请章太炎先生来校讲演，他一直负责招待。化学系的汤腾汉先生，生物系的曾省之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举国皆知。至于文艺方面，我毕业前后到“山大”教过书的有，老舍、洪深、王统照、赵少侯、孙大雨诸位先生，这几位先生都是我的文艺前辈，后来成为亲密的朋友。

三十年代，青岛是一个荒岛，“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后，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立刻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为全国文化界，知识界所注意。我离校这几十年来，许多有名的学者、教师，如华岗、罗竹风、陆侃如、冯沅君、高亨、童书业……诸位先生都在教学方面作出很好的成绩。

我们不是自己吹嘘，我们的“山东大学”在为国家培育人材方面是作出了成绩和贡献的。只就我个人所知，同我先后毕业的同学，有的作了国立大学的系主任，有的成为学者和文艺作家，象庄孝悌、刘萃杰、徐中玉、张震泽、蔡天心、王林同志等等。这个名单，挂一漏万，仅就记忆所及，罗列了出来。

据我所知，毛泽东同志是关心“山东大学”的发展成长的。我们学校的刊物《文史哲》，得到他老人家的注目，并予以热情的鼓励和扶持。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他把李希凡、蓝翎同志这样两个“小人物”认识了出来，给《红楼梦》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我们在校庆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一点。

解放以后，我四次到青岛过夏。每次去，总是去瞻仰一下闻一多先生住过的小楼，我当年不止一次手拿诗稿，心中高兴而又不安地跑到这小楼上去向闻先生请教。但是，当“海洋学院”的教授，当年的老同学陪我去参观“一多楼”时，我却有点惊异了！室内有人家，门口里晒着一绳子长衫短裤，尿布片片，红红绿绿，刺目伤心！这怎么对得起学者、诗人、烈士闻一多先生呀！我时常作如是想：如果把“一多楼”里布置一些闻先生的著作、遗物，向国内、国外人士开放，我宁愿住在里面作一名“讲解员”以终老焉。

我每次到青岛，置身绿树红楼之间，而心呢，沉浮在记忆的大海之中，想到1929年，我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时期的情况，我想到在蒋介石反动政权高压之下，我在石头楼上夜夜失眠，跑到莱芜路一家富户亲戚家中去和她的一个从乡下来的小工友挤在一张小床板上过夜，斗室闷人，连窗子也没有，当时我就用“无窗室随笔”作题目，写了一些散文。请允许我引两句诗，表现当时的心境：

“一只黑手掐杀了世界，

我在这里边呼吸着自在。”

我也忘不了，1935年暑假，我从教书的“临清中学”来到青岛消夏，和老舍、洪深、王统照、赵少侯、吴伯萧、孟超、杜宇……诸位一道办“避暑录话”的情景，而今多已作古，存者无多矣。我每次到青岛，总是去看看赵太侗先生，与他对坐，他总是默默时多，开口时少。

每次到青岛，我总是去看看当年我住过那座石头大楼上的那间大房子。这座石头楼，德国占据青岛时的兵营。我去，“山大”的老同学数人陪着我。房门锁着，找来钥匙，他们一个开不开，换一个还是开不开。我说：“这房门是等待它的旧主人啊”，我一转钥匙，门豁然应手而开。我们好几个人，哈哈大笑不止。